

纪伯伦全集（二） 1

目次行列圣歌暴风曲 27 掘墓人 29 奴隶主义 35 被囚禁的国王
39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42 在寺院门口 46 夜啊！ 50 神奇的女精灵 54 自杀之前 57 致我的兄弟 60 我们和你们 64 神子与猴孙 68 在黑夜与黎明之间 71 麻醉剂与解剖刀 76 镀银的驴粪蛋 83 梦幻 88 在黑夜里 90 龋齿 93 节日的夜晚 96 巨人 99 我的亲人死了 102 民族和特性 106 逻辑哲学 110 暴风曲 114 魔鬼 125 苏尔班 136 巴勒贝克的诗人 148 口蜜腹剑 153 披风后面 157 雄心勃勃的紫罗兰 159 诗人 163 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 166 珍趣集 171 壳与核 173 我的心灵果实累累 177 岸边一捧沙 180 雾中船 183 七次内疚 192 灵魂对我的告诫 193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 197 大地 202 昨天今天明天 203 完美 204 自主权和红毡帽 205 致大地 207 更辽阔的海洋 210 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年 212 伊本·西那和他的诗 213 加扎利 215 乔尔吉·泽丹 217 阿拉伯语的前途 219 伊本·法利德 228 新时代 230 寂寞与孤独 234 高柱之城伊赖姆 236 我的沉默是歌唱 253 致敌对者 255 灵魂啊 257 老人的激情 259 朦胧中的祖国 261 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的心 263 夜之歌 265 大海 267 鸟 269 雄狮巨人 271 假如你们编织 273 名望 274 昨天 275 小溪说什么 278 纪伯伦言论集锦 281 人生·事业 283 民族·祖国 286 生活·奋斗 289 理想·成功 294 伟人·天才 296 为人·处世 297 青春·友谊 302 幻想·美德 304 道德·情操 306 思辨·哲理 312 男人·女人 324 爱情·婚恋 327 灵魂·心灵 330 艺术·理智 333 审美·实践 335 真理·自由 336 诗人·作家 338 知识·语言 340 信仰·宗教 342 生存·死亡 344 情感·短语 348 行列圣歌(1919)李玉侠译行善者，乐善好施，作恶者，虽死恶名犹传。大多数人像机器一样，时代之手将他们运转，直到将他们损坏的那一天。还说什么这个领袖杰出，那个主人威严。行善的人是循牧人之声而

动的羊群。谁不行善，谁就将消亡。森林里没有牧人，不，森林里也没有羊群。冬天已悄然离去，春天却杳无音信。人都变成了奴隶，从属那些不肯屈尊的人。如果奴隶挺起身来，大家也跟着他前进。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悠扬的笛声令人深思，有对耻辱的哀叹，有对光荣的赞誉。***人生只是一种诱人的梦境，人的意愿不同，梦境也不同。心灵里如果痛苦多于快乐，那么痛苦就占据了心灵，就会压抑住快乐的心情。即使是富裕的生活，也会葬送人生的快乐。而如果生活不富裕，又会愁肠百结，如果你超脱富裕与忧愁，就会接近高尚的自我。森林里没有忧愁，不，森林里也没有苦痛。只有轻风徐徐吹来，却没有恼人的热风。心灵的迷惘，只是一片浮云掠影，转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心灵上阴云密布，也会看见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吹奏的曲调不动听，即使时光已逝，仍然留下笛声。***地球上的人，对生活满足者寥若晨星，纵然他生活富裕，快活一生。人把生活长河变成酒杯，个个都围绕它豪饮狂歌。他们尽情酗酒，个个犹如放荡痴迷的赌徒。烂醉之中露出了本性，一个个脾气暴躁，一个个做着发财梦。大地是酒馆，时代是店主，如果不是醉鬼，怎么在此涉足？你见到一个醒酒的人会惊奇，难道月亮希望乌云将它遮住？森林里没有醉汉和幻想，女招待那里，只有浇愁的琼浆。麻醉剂是奶汁和乳房，喂养万物生长。断奶之日，就是他撒手人寰的时光。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歌声是最妙的琼浆，即使高原沉沦，笛声仍然荡漾。***宗教像一块土地，庄园主允许人们任意耕种，人们播种着永恒的富贵，播种着愉快和希望。连傻瓜都担心烈火燃起，将这一切烧光！百姓如不受复活节的惩罚，就不会崇拜主上。而如果没有希望，他们早已离经叛道！宗教也是一家商店，它只图赢利，却从来想不到亏损。森林里没有宗教，不，森林

里也没有人离经叛道。当夜莺在歌唱之时，它也没说这里一切都美好。宗教像幢幢怪影，来回飘荡，在塔哈和耶稣之后，世上再也没有兴起过宗教。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是最虔诚的祈祷，就是生命已灭，笛声还要长留天地。***对于人世间的正义，鬼神为之哭泣，死者见之，也只是讪笑而已。年轻的罪犯，被判极刑而死去。年老的罪犯，反而有高贵和荣誉。偷花者令人耻笑责骂，偷庄稼者却被认为英勇无比。杀人者要以命抵命，杀灵魂者却无人去管。森林里没有正义，不，森林里也没有惩罚。只有杨柳树影，覆盖着苍茫的大地。柏树绝不会代替杨柳，那只不过是柏树的梦呓。人间的正义似冰雪，太阳出来就化成了水滴。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倾诉心中的正义，荡涤罪恶之后，笛声依然萦回天地。***真理属于强者，强者占有真理，弱者便会离开真理。洞穴有气味，便不会有狐狸子孙的踪迹。猛狮一旦离穴，它们便将洞穴占据。欧椋鸟虽胆小怕事，然而也能向九天飞去；隼虽能翱翔太空，但它也可能死去。强者也无法否定真理，而弱者在强者面前，会离开真理而去。森林里没有强者，不，森林里也没有弱者。如果狮子怒吼，没有人说可怕。人的意志是思想变化的投射，如影相依。人的权力已腐朽，像秋风把残叶吹落大地。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吹出心灵中的力量，即使太阳已毁灭，笛声仍然响在天地。***科学是给人启蒙的一条路，最后才有时代和天命。最美好的科学就是梦，你痴迷地沉入梦境。在那些沉睡者中踽踽独行，你将遭到他们的嘲讽。你在梦中会见到做梦者，他孤苦伶仃，被人抛弃，受人轻视，只因为他是先贤，想披上“明日”的斗篷。但他看不见民族还裹着昨日的披风。他生活在人世間，却令人感到陌生。他是侨居者，人们对他非难，或者谅解。他是一位强者，却有一副温和的面容，若即若离的人们，他都觉得离得

很遥远。森林里没有智者，不，森林里也没有傻瓜。如果千万枝条随风轻荡，你也不会说这情景如诗如画。人的知识如雾如云，笼罩着大地，迷漫飘荡。一朝太阳从东方升起，云雾将被驱散一光！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是最好的知识，繁星陨落之后，笛声仍然回荡在天地。***自由者制造了纷争，结果却给自己建起监狱，然而他不知道也囚禁了自己。如果前辈已经自由，有谁还想当奴隶。自由者精明而顽强，是一位真正的英雄。然而他却得意忘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匆匆忙忙之中，登上了永恒的光荣的顶峰。森林里没有自由，不，森林里也没有卑贱的奴隶。荣誉也是荒诞，如同泡沫泛起。巴旦杏被抛进枯草，也会光彩绚丽。它不会说哪个下贱，也不以高贵自诩。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歌颂门第高贵，无论卑贱与高贵，笛声总回荡在天地。***人表面上温雅如贝壳，如果筋骨柔软而光滑，里面的珍珠尚未长成。坏人也不外乎有两种：一种心软如面团，一种心肠如磐石般坚硬。胆小的弱者，隐藏在卑贱的温情的护甲之中。温情可以挡住可怕的恐惧，温情可以避免威胁发生。倘若遇到强者给予温情，弱者的目光就会蒙 不清。森林里没有温情，温柔是懦弱者的身影。豆蔻树枝昂首挺胸，与冬青蝕比肩而生。孔雀换上了新装，像紫色的衣服惹人动情。但谁也不知道里边的羽毛，是否美丽丰盈。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奏出了亲切的温情，无论感情淡薄还是深厚，笛声总回荡在天地。***人摆出一副文雅姿态，令人作呕，实为虚伪。模仿文雅的举止，把自己的真容掩饰。人们惯于此道，而又颇为流行。然而令人奇怪：人们对文雅却一窍不通。他们认为文雅，既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专横者把文雅奉为至高无上，因为它出口成章，声调优美动听。高傲者认为文雅的镜子是万里苍穹，将自己的影子当做月亮，用这镜子映出他的面

容，他愈文雅，月亮愈闪光。森林里没有文雅，文雅是懦夫的无能。惠风虽然柔和，并非因为它有病。大河水甘冽清甜，小河水清甜甘冽，两者没什么不同。河水鼓浪前进，坚硬的石头，怎能阻挡它向前奔腾。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赞颂温文尔雅，无论是文雅还是粗俗，笛声总回荡在天地。***人的爱情，多种多样，多半如旷野的青草，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痴情的爱如同清风，那样温馨甜蜜，然而却处于危险之中。爱使人们上床寻欢，结果却毁掉了爱情。爱情好像被俘的王子，变成了囚徒，失去了生活，支持者也对他无情。森林里没有放荡的人，也没有对爱情高尚的吹捧。当黄牛哞哞嗥叫之时，也没有人说这是疯狂的求爱。人的爱情，是骨肉之间产生的病，一旦青春消逝，这种病便会无影无踪。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唱出真正的爱情，声声赞颂它的美好与甜蜜，笛声成为永恒，回荡不息。***一旦你遇上一位正痴迷爱情的人，他如饥似渴，痴呆疯狂。人们认为他正在发疯，不然为何如此迷恋爱情。他们受着爱情的煎熬，疯狂的爱将眼熬红。那只是一种甜蜜的追求，一种表达爱恋的感情。他们初涉尘世，情窦初开，刚刚品尝到爱情的滋味，就被爱情葬送。森林里没有谴责，不，森林里也没有人论说。公羚羊发疯癫狂，是因为见到那独处的母羚羊。兀鹰不会说：“天啊，这事真希罕。”而那些聪明的人，却把这事当作天下奇观。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吹奏出热恋深情，无论凄婉还是惆怅，笛声成为永恒，回荡不息。***与其我们忘记了开拓时的荣耀，倒不如说，我们已将血流成河的牺牲忘掉，几个世纪的残杀与凌辱，不会从我们心中抹掉。在临死的庄严时刻，依然保持伟大气概，泰然自若。胜利中有失败，失败是胜利的先兆。我们知道，精神上的爱，不是肉体上的爱。如同灵魂醉了，却不是真正的醉酒一样。森林里只有恋人，成双成对。那

些统治者专横跋扈，称霸世界。他们突然变成历史，写在罪犯的花名册上。还有那厚颜无耻的情欲，我们称之为公开的淫乱。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歌颂那被强权蹂躏的人，百合花的花蕾像盏杯，盛满了甘露，而不是血水。* * * 只有幻想才有幸福，幸福一旦变成现实，就会令人讨厌。如同河水滔滔，汹涌澎湃奔上平原。到了平原，水势立刻变缓，河水也变得混浊不堪。只有克服困难，才有幸福。一旦胜利在望，就变得心灰意懒。若遇上一个不想吃苦，而又一心想获得幸福的人，便说他是生性太懒。森林里没有希望，不，森林里也没有烦恼。希望是森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个森林。在森林里到处奔忙，可不就是为了这个希望。人生是破碎希望的组合，希望是人为之奋斗的意向。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歌唱火和光，笛声不冷不热，而它就是希望。* * * 灵魂的极点是包起自己，它会逐渐潜藏，而灵魂既不会显露出来，也不会形成图像。灵魂达到完美，一切也就消逝，像果实成熟时一样，风撼大树，果落地上。躯体一旦酣睡，灵魂便悄悄地离开躯体而游荡。它好像池塘里的倒影，一旦池水浑浊，它便消失，池塘也恢复了原样。尘埃不会在体内逗留，灵魂也不会受它污染。北风使人神志恍惚，东风又使人神志清醒。森林里没有找到灵魂与躯体的区别。风是飘荡的水，露珠是不流动的水。芳香是飘荡的花朵，花朵则是静止的芳香的露珠。白杨树投下的阴影，是夜间酣梦中的影子。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是灵魂，是躯体。晨笛声音激越，晚笛声音悠扬，笛声绵绵不息。* * * 躯体是灵魂栖身的天堂，直到升天，一直将它隐藏。只有阵痛分娩之时，灵魂的胎儿才离开其居住之邦，既不会早产，也不会难产。但是不孕症的阴云，却沉重地压抑在人们的心头上。因为这些“外地人”和灵魂，出生在异国他乡，不是此地的泥土哺育他成长。大地上的绿油油的

青草，有不少没有吐出芳香。天空上也有不少乌云，没把一滴雨水洒落在地上。森林里没有不孕症，不，森林里也没有“外地人”。枯干的椰枣核里，储存着枣椰树的秘密。蜂蜜是蜂巢、田野的象征。不孕症只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达方式。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是流动的躯体，无论是纯血统还是混血儿，笛声仍然回荡在天地。***对“大地之子”来说，死亡是人的终结，对“以太”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开始。黎明早起的人长寿，整夜嗜睡的人会夭折。活时与泥土相依，死时也在泥土中泯灭。死亡如同浩淼的大海，渡过海的人会长寿，掉进海的人就会死亡。森林里没有死亡，不，森林里也没有坟墓。四月已闪过，伴随它的欢乐也没有徜徉。死亡是一种恐怖的幻觉，心头笼罩着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笛声是永恒的欢乐，万物消失以后，笛声仍然回荡在天地。***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你我说的那一切，都已忘记。你对我讲的那些事情，像灰尘在空中散去。你是否像我一样，离开宫殿，离开家园，而以森林作为栖身之地，沿着小溪流过的山涧，向山上爬去。你是否像我一样，用芬芳将自己沐浴，用阳光烤晒自己，在黎明中畅饮葡萄美酒，把酒杯高高举起。你是否像我一样，夜晚站在葡萄架下，垂下的串串葡萄，像一盏盏金色的枝形吊灯，高高悬起。因为干渴，它们便是琼浆玉液；因为饥饿，它们便是珍馐美餐；它们是醇佳酿，芬芳而甜蜜。夜晚，你睡的是否是茵茵草地，浩渺的苍穹将你覆盖，昨天发生的事情，你已忘记；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你也不愿去思虑。夜，海一样的静谧，大海的涛声轻漾在耳际，在这漫漫的长夜之中，你的心翻腾不已。请给我一支长笛，让我吹起。悲痛已置诸脑后，创伤也已忘记。人，只是写就的一行行诗句，但不是用墨汁写就，而是用清水滴滴。我要知道，什么是芸芸众生

中美好的东西。他们互相倾轧，互相吵闹，勾心斗角，纷争不已。这一切犹如鼯鼠作洞，蜘蛛结网，而那些懦弱者，将慢慢地向死亡走去。森林是生命的家，每天我用手将它采集。我希望将这森林的种子，撒在我的故里，然而时间却使我离森林而去。我无论走到哪里，都非常想念你。然而，时间挡住我走的道路，命运不可抗拒，但是，人类的目标，却远胜过他们无能为力的躯体。

* * * 森林里的生命和岁月，如果由我来安排，生命就会繁衍下去。然而我心灵中的时代，却有它自己的期望。当我修整一片茁壮成长的森林，它却表示非常遗憾。可以推想，你用什么办法都不能改变它，无能的人决不会达到目的。暴风曲(1920)李占经葛继远译掘墓人在那白骨遍地、骷髅成堆的幽灵之谷，在那浓雾迷漫、群星敛道的漆黑之夜，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阴森可怕。那里的血泪河像吐着芯子的蛇在蠕动，像贪婪的罪犯在奔走。我站在这血泪河畔，两眼盯着那空荡荡的前方，侧耳静听幽灵的耳语。半夜时分，幽灵大军倾巢出动了。我听见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地向我走来。我左顾右盼，突然看到一个可怕的巨大幽灵站在我的面前，我惊愕地喊叫了起来，“你要干什么？”他瞪着两只像萤火虫一样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泰然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要。”我说：“请给我方便吧，你走你的路！”他微笑着说：“我有什么路可走，你的路就是我的路；你行我行，你止我止。”我说：“我就是为了寻求孤独而来，请让我和孤独在一起吧！”他说：“我就是孤独，你为什么怕我呢？”我说：“我不怕你。”他说：“你若不怕我，为什么像带子那样随风抖动呢？”我说：“风在戏弄我的衣衫，是它在抖动，而不是我。”他哈哈大笑，就好像狂风突起一般，然后他说：“你是一个胆小鬼，你怕我，你心虚。你所以惧怕我，是有双重原因的。但你企图用比蛛丝还要细弱的骗局来掩盖它，你在取笑我，你在激怒我。”然后，他在

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盯着他那可怕的面孔，无可奈何地随他坐了下来。在长如千年的瞬息之后，他用讥讽的口吻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阿卜杜拉意为真主的奴仆。”他说：“有多少叫阿卜杜拉的啊？！真主的奴仆太多了，真主要为他如此众多的奴仆耗费多少心血啊！你何不叫魔鬼的主人呢！你何不以此给魔鬼们增加一分新的灾难呢！”我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阿卜杜拉，这是我降生时父亲给取的，这是一个亲切的名字，因此，我绝不改叫其他名字。”他说：“孩子们的灾难就隐藏在他们父亲的赐予之中。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他父辈们的赐予中摆脱出来，那他将永远是死亡的奴隶，一直到死。”我低头思忖着他的话语，回忆起那些如他所讲的梦幻一般的情景。接着他又问我说：“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说：“我作诗写文章，公开发表。对于生活，我有我的见解，我要向人们阐述。”他说：“这是已经过时的陈旧玩意儿。对于人们来说它无关痛痒。”我说：“为了有益于人们，我这一生一世应该做些什么呢？”他说：“你就把掘墓当作你的职业吧！这种职业将会使活人感到欣慰，以摆脱那些堆积在庭院、法庭和寺院周围的死尸。”我说：“我从未见到过庭院周围堆放着死尸啊。”他说：“那是因为你是用迷惘和虚幻的眼光去观察的，你看到人们在生活的暴风中瑟瑟发抖，你就以为他们还活着，而实际上，他们从降生到人世之时起就已经死掉了，只是尚未找到安葬人而已。他们就这样，一直被抛弃在阴湿的地方，已经腐烂发臭。”这时，我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便问道：“那么，我如何分辨活人和死人呢？既然他们都在暴风中发抖。”他说：“死人在暴风只是发抖而已；而活人则与暴风同行，奔驰向前，只有当暴风平息之时，他们才停住脚步。”这时，他用手臂支撑着头部，他那结实的臂膀显露出强健的肌肉，犹如一棵冬青槲的树根，显示出刚强与活力。然后，他问我说：“你结婚了吗？”我说：

“是的，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姿容俊美的女人，我十分钟爱她。”他说：“你犯了天大的过错，你太不幸啦！结婚只不过是人在习惯势力面前表现出的一种奴性而已。如果你想获得解放，你就把妻子休掉，过独身的生活。”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大孩子刚会玩球，小孩子还刚在学语，我怎么办呢？”他立即回答说：“教他们掘墓。你给他们每人一把锹，就不要再管他们了。”我说：“我没有过孤独生活的能力。我已经过惯了同妻小一起的甜蜜生活，我一旦离开了他们，也就失去了幸福。”他说：“什么是人们同妻小一起的甜蜜生活呢？其实只不过是在黑色的苦难的表面上涂上一层白色的油漆而已。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结婚，那就同精灵的少女结合吧。”我吃惊地说道：“精灵并非真有其事，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他说：“你这年轻人多么愚蠢啊！精灵以外的东西，也并非是真的。倘若那个人不是精灵，那他一定是来自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我问他：“精灵的女孩子也聪明俊美吗？”他说：“她们的智慧永不消亡，她们的美貌永不凋谢。”我说：“请你找一个女精灵来让我看看，我才相信。”他说：“如果女精灵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话，那我就不规劝你同她结婚了。”我说：“那么娶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妻子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天长日久就可以看到这种益处了，它可以根除那些在暴风雨中只会颤抖而不能随风奔驰的活物与死物。”他转过脸去，过一会儿，又回过头来问我：“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说：“我信仰真主，尊重他的使者，热爱美德，向往来世。”他说：“这些词句都是你的先辈们编排出来的，你只不过鹦鹉学舌而已。简单的事实是，除了你自己，你不要信仰别的；除了你自己，你不要尊重别的；除了你自己的兴趣，你不要爱好别的；除了你自己的永恒你不要企盼别的。亘古以来，人就崇拜他自身。不过，人们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愿望，给自己取了不同的称号罢了。有时称他自己为太阳神，有时

又把他叫做木星神，还有的时候把他称做真主。”他说完，哈哈大笑。透过那层冷嘲热讽的面纱，我看到了他的面孔。他又补充说：“那些自我崇拜的人多么奇怪呀！他们自己本来就是一具腐尸！”对他的这些话，我进行了一番思索，发现他的话里包含了许多比生活本身更加离奇、比死亡更加可怕、比事实更加深刻的真理。我对他的外表和性格捉摸不定，急切地想弄清他的奥妙，于是我大声对他说：“你若也有主的话，请你以主的名义起誓，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主。”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狂神。”我说：“你出生在何处？”他说：“在任何地方。”我说：“何时出生？”他说：“在任何时刻。”我说：“是谁给你洞悉哲理的智慧？是谁向你披露了生活的秘密和存在之谜？”他说：“我并非智者，智慧是贫弱者所具有的特征之一。我只是一个健壮的狂人。我行走起来，大地在我脚下颤动，我站立不动，群星便停止运行。我从魔鬼那里学会了对人类的嘲讽。在同精灵王国的国王们交往中，在同黑夜的天使们相处之后，我懂得了存在与虚无的秘密。”我对他说：“你在这泥泞的山谷里做些什么呢？如何消磨你的白昼与黑夜？”他说：“早晨我亵渎太阳，中午我诅咒人类，晚上我嘲弄大自然，深夜我跪倒在自己的面前，膜拜我自己。”我说：“你吃什么，喝什么？在哪里安歇？”他说：“我与时间和大海一样从不睡眠。但我们吃人肉，喝人血，拿他们的干渴和喘息取乐。”这当儿，他立起身，双臂交叉在胸前，盯着我的两眼，安然而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再见吧！我要到魑魅魍魉与天神合为一体的地方去了。”我呼喊道：“请稍等！再给我一分钟，我这儿有一个问题！”这时他的一半身子已经隐没在黑夜的迷雾之中，他边走边回答道：“狂神是不宽限任何人的。再见吧！”黑暗的夜幕遮住了我的视线，他消逝了。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孤独，恐惧，彷徨，六神无主。此时此刻，对于他和我自己，都

感到困惑不解。当我举步离开这个地方时，我听到他的声浪在巍峨的岩石之间回荡：“再见，再见吧！”次日，我休弃了我的女人。同精灵的少女结了婚。随后我递给我的孩子每人一把锹和一把镐，对他们说：“你们只要看到死尸，就把它埋入土中。”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一直挖墓穴埋死人，然而死人太多，我却孤独一人，谁来帮帮我呀！奴隶主义人只不过是生活的奴隶，而生活则是奴隶主义，它使人们的白天充满卑贱与屈辱，让他们的黑夜浸泡在鲜血与泪水之中。从我降生至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我所见到的都是忍气吞声的奴隶和戴着镣铐的囚徒。我游历过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品味过生活的黑暗与光明，看到过各民族和人民的大军从洞穴走入宫殿。但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那些人，个个都被重负压弯了腰，被锁链捆住了手脚，跪在偶像面前祈祷。我跟随着人类从巴比伦到巴黎，从尼尼威至纽约，一路上我看到了他们的足迹，旁边刻印着镣铐的印痕至今仍明显可见。我听到往昔岁月和世世代代的哀鸣仍在深山幽谷和森林中回荡。我走进宫殿、学院和寺院，立在宝座、讲台和祭坛前，我看到劳工是富商的奴隶，富商在军人面前卑躬屈膝，而军人在官长面前唯命是从，官长在国王面前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但是国王在牧师面前则成了奴隶，而牧师在偶像面前则是献媚的奴才。偶像只不过是魔鬼揉合的泥土，把它竖立在死人的骷髅堆上耀武扬威。我走进富豪劣绅的深宅大院，在他们的卧室里我看到的是镶金嵌银的象牙床；我进入贫苦饥民的茅舍，那里充满了绝望的魔影和死亡的气息，我看到婴儿吸吮着奴性与乳汁；少年们在书写拼音字母中学习着屈从；少女们穿着带有恭顺与服从衬里的衣裳；妇女躺在尊命与盲从的床上酣眠。我跟随着一代代人类从恒河河畔来到幼发拉底岸边，来到尼罗河口、西奈山麓、雅典广场、罗马教堂、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和伦敦的高楼大厦，一路上，我发现

奴隶主义在每个地方都畅通无阻，在祭悼它的队伍中横行，人们把它称为神灵；他们把香水和美酒洒在它的脚下，把它尊为国王；人们在奴隶主义的偶像面前烧香跪拜，把它称为先知；人们对它俯首跪拜，美其名曰信条教规；人们为它厮杀争斗，被誉为爱国主义的表现；人们按照它的意旨卑躬屈膝，被他们看作是上帝的身影普照大地；人们又遵照它的指示烧毁他们的家园，摧毁他们的建筑，他们把这视为平等与友谊；人们为这奴隶主义而奔波、奋斗，他们把这称作金钱与贸易……总之，它的名字繁多，不胜枚举，但它的真名只有一个，尽管其表现千变万化但其本质却固定不变。奴隶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灾难，它给人类带来种种病状和无数创伤，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就像人类生命的繁衍不断继承，不断发展，又像一个时代把它的种子撒入另一个时代的土壤，就像一个季节收获另一个季节所播种的庄稼一样。我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奴隶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盲从，而最离奇的是把人类的今天和他们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他们的灵魂拜倒在他们祖先的传统习俗面前，把他们变成陈旧灵魂的新躯体，变成朽骨的新坟墓。哑巴式的奴隶主义，它把男人的岁月依附在他所讨厌的女人的衣角上，把女人的身躯强行按在她所厌恶的丈夫的床上。使他们夫妻生活变得形同鞋与脚的关系……聋子式的奴隶主义，这种奴隶主义它强迫人们入乡随俗，没有任何自由，选用颜色要同当地一模一样，着装穿衣也不能有任何差异。于是人们变成了应声虫，变成了行尸走肉。跛脚式的奴隶主义，它将强壮者的脖颈置于诡计多端者的手中，他把坚强者的毅力交给贪图功名利禄者的贪欲进行蹂躏，把它变成一台机器，他们用手指随时让它起动，又随时可以让它停转，最后让它粉身碎骨。生灵涂炭的奴隶主义，它将无辜孩童的灵魂从广阔的天宇中降落到悲惨的寒舍，那里一贫如洗，充满了愚昧，那里的卑贱与绝

望同居。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活着像个罪犯，死时遭人遗弃。伪善的奴隶主义，它买东西不按值论价，办事情颠倒是非，它把阴谋诡计称作聪慧，把唠叨看作学识渊博，把软弱视为温柔，把胆怯说成推却拒绝。扭曲的奴隶主义，它以恫吓驱动着懦夫们的舌头，于是他们讲起话来言不由衷，但还装作忠实坦诚，变得如同家庭主妇手中的一件衣服，任意折叠，任意展亮。畸形奴隶主义，它搬用其他民族的法规来统治另一民族的百姓。赖皮的奴隶主义，它给王子们戴上王冠，便把他们称作国王。黑暗的奴隶主义，罪犯的儿子清白无辜，它却给他们打上耻辱的烙印，株连九族。奴隶主义只属于奴隶主义本身，它是一种惯性力量。当我跟随着世代代奔走而感到疲劳不堪时，当我观察各民族队伍的行进而感到厌倦，我便独自坐在幻影密布的山谷，那里隐藏着往昔岁月的幻象，那里埋伏着未来的灵魂。在那里，我看到一个瘦弱的幻影，它注视着太阳蹒跚而行，于是我开口问道：“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它说：“我的名字叫自由。”我问：“你的儿女在哪里？”它说：“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一个死于狂症，一个尚未出生。”说完，它便消失在雾霭之中。被囚禁的国王你别太难过，被俘的国王！你在监狱里的待遇比我身躯所遭受的苦难不知要强多少。威严之父，要坚强！你要像雄狮那样俯卧在那里等待时机！在灾难面前惊慌失措是胡狼的本性。作为被囚禁的国王，只有藐视囚牢，鄙视狱卒才是他应有的风度。坚毅顽强的青年，你要平静些，不要惊慌！你瞧我！你会发现，我也是生活的奴隶，同你一样，被关在牢笼里。我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恶梦经常打扰我的灵魂，使它惊恐不安，但它却害怕同你接近。我和你一样都被逐出祖国，与亲朋好友天各一方，你要沉着，莫惊慌！要像我这样，在岁月的折磨与煎熬面前要忍耐、要坚强！对那些懦夫要嗤之以鼻，他们倚仗人多势众来压倒我

们，而他们个人的勇气在我们面前却甘败下风。人们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大喊大叫又有何用？在你之前，我也曾对着他们的耳朵呼喊，但我喊住的只是人影。我同你一样，了解他们的出身阶层，我发现他们之中都是些胆小鬼，只敢在戴着镣铐的人面前耀武扬威；他们是一群懦夫，只有在被关在牢笼的囚犯面前趾高气扬。伟大的国王，请你瞧瞧！你瞧那些现在围绕在你监狱四周的人们，你仔细端详一下他们的面孔，你会从中发现他们的音容笑貌多么像你那荒芜沙漠中的下等臣民！他们中间有的人像兔子一样胆怯，有的人像狐狸一样狡猾，有的像毒蛇一样凶狠。然而，在他们中间却没有哪一位具有兔子那样的安详、狐狸那样的聪明和毒蛇那样的智慧。你看！这个肮脏的像猪，但他的肉不能吃；那个粗壮的像水牛，但他的皮没有任何用途；那个蠢得像头驴，可他两条腿走路；再瞧！那个丧门星像乌鸦，但他只在寺院中啼叫；那个卖弄风骚的倒像只孔雀，可惜他长的是一身假羽毛。你看呀，威严的国王！你看那些宫殿，那些学院，都是些窄狭的巢穴，可是住在里面的人们却以房屋的顶棚使他们看不到天空的繁星而自豪，为它有坚实的墙壁能遮挡阳光而欣喜、骄傲。那都是黑暗的洞穴，青春的花朵在它的阴影下凋落，爱情之火在它的角落里熄灭，梦幻的画面化作缕缕烟柱飘向太空。那是一些奇特的坑道，在那里，婴儿的床铺挨着临终者的病榻晃动，新娘的睡床靠着尸床摆放。尊贵的俘虏，你快瞧！你瞧那宽敞的大街和那些狭窄的小巷，尽是一些难以穿过的河谷，拐弯抹角处有盗贼埋伏，险谷旁有叛徒隐藏。那里是拼搏格斗的广场，各种欲望都在这里进行较量。灵魂在那里厮杀，但不用宝剑，灵魂在那里互相抓咬，但不用牙齿。那里是充满恐怖的森林，林中聚居着一种动物，它有着驯服的外表，散发着香气的尾巴和光亮的头角。那里的法律在执行中不是以友善行事，而是变得更加

诡诈,更加狡猾,其传统不是变得更加完美,更加健康,而是变得更加恶劣,更加虚伪。至于它的国君,不是与你匹敌的雄狮,而是一种怪物:鹰钩嘴、鬣狗爪、蝎子舌头,叫起来似蛙鸣。被囚禁的国王,我的灵魂将你赎回。我在你这里已经站了好长时间,在你面前絮絮叨叨。然而,我的灵魂是一颗被废黜的心,它同被废黜的国王在一起感到欣慰。它是一个被囚禁的、孤独的灵魂,它与孤独的囚徒在一起更感到亲近。请你宽恕那位青年吧!它咀嚼话语来代替食物,它吸吮思想以解干渴。威严伟大的国王,再见吧!即使不能在这个奇怪的人世间再相会,那我们也将在幻影的世界见面,因为那里是国王的灵魂与烈士的英灵相聚的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写在悲痛的星期五今天,每年的今天,人类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站在世代幽灵面前,眼含泪水,遥望各各他,望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白昼结束,夕阳西下,人类又跪在偶像面前祈祷,在这里的每个山丘顶上和每座山脚下都竖立着偶像。今天,思念之情将基督徒的灵魂从世界各地引向了耶路撒冷,他们一排排地站在那里,在自己的胸上指指点点,注视着头戴荆棘桂冠的幻影,他们向无边无际的前方伸开双臂,透过死亡的幕布观察生命之渊源……但是今天,夜幕并未垂落在白昼的舞台上,于是基督徒们又一群群地裹在愚昧与迟钝的棉被里,在遗忘的阴影下侧卧入睡。每年的今天,哲学家们离开他们黑暗的洞穴,思想家们离开他们阴冷的书房,诗人们走出他们的幻想山涧河谷,统统站立在一座高山上,肃穆庄严、默不作声,洗耳恭听一位青年的讲话,他对杀他的刽子手说道:“你们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寂静打败了光明的声音,于是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们又把他们的灵魂埋入了陈腐的书本中。妇女们沉醉于生活的欢乐,迷恋于金珠珠宝和华丽的服饰。今天,她们走出家门,前去观看一个站